

立委生涯 一段發現我是誰歷程

立法委員人生 「私は何者か」を発見した道のり
The Life as a Legislator Is a Process to Find Out “Who Am I”

文・圖 | Ciwas Ali 高金素梅 (立法委員)

大家都知道，我的父親是安徽人，1949年跟著軍隊來到台灣，娶了我泰雅族的母親。我的母親是苗栗泰安鄉梅園村人；而我，則出生在台中的和平鄉。和平鄉雖然也是山地鄉，泰雅族聚居的地方，不過相較於其他山地鄉，和平鄉原住民的比例沒有那麼高，還混居著許多Holo人、客家人。我就是在這麼一個多族群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。

一個人的身分認同，除了血緣之外，當然還有文化。以血緣做認同，還是以文化做認同，或者兩者兼具，這是每個人的選擇，每個人的自主權。我當然從小就知道我是原住民，這並不需要去通知每個人才算；但遺憾的是，從小我並不清楚原住民的歷史，課本也沒有，我少了原住民意識這一塊。直到後來我當上立委，所有人的看法只是我息影從政，是職業的轉變，但對我來說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從事立委工作的過程中，我找到了「我是誰」。

震災帶來衝擊 從母身分從政

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，這天是我的生日。當時我剛做完肝癌的手術不久，我看著電視，發現怎麼這麼多的災區都是原住民部落？當時，我就跟著紅十字會，一起進入災區。從小



找回民族歷史，是高金素梅問政的主軸。

我生活在和平鄉，只到過媽媽在泰安鄉部落的家，沒有去過其他原住民部落，親戚長輩也都是泰雅族，所以，我以為原住民就只有泰雅族。直到那一次跟著到災區，看到在南投一帶的布農族部落，我才知道原來原住民還有其他的民族。那一次到災區，給我很大的衝擊，不僅發現原住民部落受到地震的侵襲而非常殘



盤據在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林務局，再三違反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，侵害原住民的權利。

破，更發現原住民實際的生活是非常窮困的。我心裡想，為什麼在這個時代，台灣還有這麼貧窮的地方？

後來，大約有半年的時間，我陸續送一些救災物資到部落。回想起來，這應該是我第一次比較深入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。也就在那時候，有些族人鼓勵我參選立法委員，尤其是我的哥哥。我哥哥說，不管妳選不選，都應該先取得原住民身分。我的父親是安徽人，我想，我也不會去安徽，所以就先辦理從母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法律程序吧！

而就在這個過程中，發生了一件小故事。

以前，女性結婚後，不僅要冠夫姓，連籍貫都會被改成丈夫的。但我的母親，竟然沒有。當時，我的母親已經過世，為了要證明母親的原住民身分，我還到基隆的戶政機關，也就是我父母結婚的地方，去找資料。結果，竟然找到父母結婚時，母親留的一張字條，內容寫著：高香妹（我的母親）雖然結婚，但不願意冠夫姓，要保留原住民身分。我的母親根本不識字，應該是她口述，由戶政人員寫下來的。就憑著這個，我才能從母身分進一步辦理取得原住民身分。

想來或許真是祖靈的安排吧！冥冥之中有



當我到戶政機關找資料時，竟發現母親留下的字條，意思是她雖然結婚，但不願意冠夫姓，要保留原住民的身分。這應該是不識字的母親口述，戶政人員寫下的。我就憑著這張字條恢復母籍，想來或許真是祖靈的安排吧！

一隻手，一直把我往前推。我的母親沒有念過書，但是她知道她來自哪裡，知道不要放棄原住民的身分。因為如此，在法律上，我才能恢復原住民身分，進而參選原住民立法委員。所以，我總覺得，我這個立委要是不好好做的話，真是對不起母親，對不起族人的託付。

立委生涯 一路發現「我是誰」

然而，我真正地瞭解原住民的歷史，清楚地知道「我是誰」，還是在我當選立委之後。在此前，我對於原住民的事務，過去發生了什麼，現狀又是什麼，可以說是一片空白。

10年前，也就是在我剛就任立委後不久，在一位文史工作者的工作室，看到一張日據時代的老照片——日本軍人用武士刀砍下泰雅族長輩的頭。按下相機快門的那一剎那，頭顱還懸在半空中，噴出血花，後面觀看的日本小兵，驚恐地用雙手捂著臉。我以前是演藝人員，我清楚地知道，這不是電影劇照，是活生生的歷史。當我看到這張照片的那一刻，我的血脈賁張，從腳底湧上腦袋，我的手在顫抖，我的聲音在哽咽。我疑問，為什麼這段歷史沒有人知道？就從那時候起，我開始去追尋原住民消失的歷史，蒐集許多這方面的資料，我想清楚地知道原住民族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。所以，說來真是奇妙，我當立委的生涯，竟然是一段發現「我是誰」的歷程。

討回公道 讓消失的歷史曝光

這幾年，我跟高砂義勇隊的遺族，到日本打官司，到靖國神社抗議，反對日本首相參拜，要求靖國神社不得合祀我們的先人。絕大多數人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，但對我

來說，其實是一個追尋「我是誰」的過程。「還我祖靈」運動除了有歷史公平正義的宏觀角度之外，也有個人身分認同的微觀角度。日本時代，原住民的小孩，接受蕃童化教育，長大後不明所以，被組成高砂義勇隊，送到南洋當砲灰，戰死後還要被合祀到靖國神社，跟日軍一起被供奉。很簡單，原住民不是日本人，把受害人與加害人合祀在一起，天下也沒有這種道理！在你了解這段歷史之後，身為原住民



自2002年當選立法委員以來，一直堅守民族立場，展現強悍的問政作風。



我以前是演藝人員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日本軍人用武士刀砍下泰雅族長輩的頭這張老照片不是電影劇照，是活生生的歷史。從那時候起，我開始追尋原住民消失的歷史；我的立委生涯，竟然是一個發現「我是誰」的歷程。



「還我祖靈」運動，高砂義勇隊遺族赴日抗議。

的後代，自然就會有這樣的行動。

我們的課本從來沒有過這些，我們的小孩不知道祖先的這段歷史。到日本去、到聯合國去，不只是抗議，我們更是去找回這段消失的歷史，並且去「訴說」這段歷史。每次在國際社會的抗議遊行，我們還會把原住民的文化帶過去，表演流傳上千年的原住民傳統歌謠，使我們的「抗議」更有力量。至於我們的「抗議」會不會成功，我認為，更重要的是這個歷史過程，讓我們的小孩知道這段歷史，如果在我這一代沒有成功，那我相信，原住民的後代會接下棒子，一代一代地去討回這個歷史公道！

原住民史觀及意識 奠定問政方向

而當我有了原住民族歷史感，有了原住民族意識之後，那麼，我的問政也就非常清楚了。因為我知道了原住民的過去，對於原住民的現狀就能有更深刻地了解，對於原住民的未來也就有了願景和夢想。

從1980年代原運風起雲湧，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，從早期「番仔」、「山地人」的稱號，到現在的「原住民」，看起來原住民在台灣的社會地位好像提升了，但原住民社會的結構有

沒有根本的改變？原住民面對的處境又有多大的改善呢？

台灣原住民目前面臨的幾個主要問題，首要是資源分配不公。原住民人口占台灣總人口的2%，是絕對的少數，原住民不僅沒有獲得相應比例的政府資源，反而執政者常常以不敷經濟效益為由，或是在選舉中沒有決定因素的考量下，將原住民應享有的資源挪為他用。資源分配的不公，讓原住民在起跑線上就不公平。另外，原住民的教育程度低、失業率高、經濟基礎弱，這三者成為一個惡性循環，讓原住民社群無法得到正向的發展。

原住民的未來，絕不是單一個人的，而是命運共同體。現在社會上，有很多傑出的原住民，他們講任何一句話都會很有影響力，但很可惜他們心中沒有原住民的歷史。原住民的未來，也不僅僅靠原住民，畢竟原住民人口非常少，我們還需要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來支持。我很期望，台灣社會上有名望的人，你們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在了解原住民的歷史和現況的困境之後，很期待你們可以跟原住民走在一起。◆

原住民的未來，絕不是單一個人的，而是命運共同體。現在社會上，有很多傑出的原住民，他們講任何一句話都會很有影響力，但很可惜他們心中沒有原住民的歷史。原住民的未來，也不僅僅靠原住民，畢竟原住民人口非常少，我們還需要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來支持。我很期望，台灣社會上有名望的人，你們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在了解原住民的歷史和現況的困境之後，很期待你們可以跟原住民走在一起。◆



高金素梅

泰雅族，族名Ciwaw Ali，出生成長於台中市和平區南勢村，現居台北市，1965年生。18歲進入演藝圈，擔任過歌手、演員近20年。自2002年起，當選原住民立法委員，至今已連任三屆近10年。致力於還原住民族歷史、爭取部落權益、重建民族尊嚴、傳承民族文化。